

# 纸 上 的 声 音

Z H I S H A N G D E S H E N G Y I N



林贤治 著

漓江出版社

# 纸上的声音

Z H I S H A N G D E S H E N G Y I N



林贤治 著

漓江出版社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上的声音/林贤治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407-7684-8

I. ①纸… II. ①林…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1834 号

策 划:郑纳新

责任编辑:周向荣

装帧设计:李诗彤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9.5 字数:200千字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 题 记

岁云暮矣。

灯下编辑几年来的短文，发现题旨颇相近，都是知识分子、文化与文学之类，跟此前出版的集子差不多。

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始于对鲁迅的阐述；稍后，为舒芜的文章所触发，乃有关于“胡风集团案”的议论。这时，历史已被推入90年代，沉寂间勃兴了诸如“告别革命”“反思五四”“躲避崇高”“振兴国学”等猛论，或许与心境的焦烦有关，总之听起来特别聒噪，遂又断续写下若干质疑及抗辩的文字，以至于今日。这些文字，自知距神圣的“学术”太远，无非抒愤懑而已。

论及鲁迅时，曾写过“中国没有知识界”这样的话，原是针对上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集体“入阁”的现象而来的，而今检讨起来，似乎也还算不得过激之谈。“知识”而有“界”，不问而知，存

在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整一性，所谓“团队精神”。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引导着知识者的实践，并以此维系他们。试想，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五四，我们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样一个有着道义担当的知识群体呢？

对五四——无论是作为一个时段，一次运动，一种思潮——的理想性、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否弃，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背叛。什么是知识分子？五四一代以英雄主义的群体行动，对这个拿来的概念首次作出本土性的阐释。简而言之，其一，对权势社会保持相对的精神自由及独立身份；其二就是社会实践性。伯林把俄国知识分子称为世界上最优异的军队，詹姆逊说最好的知识分子出在法国，都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广大阶层——主要是底层，即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以抗议政府，而且一直处在社会运动的前沿。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正因为适时产生了一批破坏旧轨道旧偶像的人物；在人的解放这一根本意义上，与世界现代潮流相衔接。

知识分子本身意味着独立性与公共性的叠合，要求置身于公共空间而立足于个人责任。对于“公共”的涉入，可以有不同的状态和方式，大呼猛进者固不必说，像加缪小说《鼠疫》中的里厄大夫做的疫情记录工作，看起来平淡得很，而工作的实质却在于对抗遗忘。为人类的灾难作证，公共性是不言自明的。知识分子的角色选择唯是一种选择，就是听从良知的召唤，坚持在破坏中建设，在体制外建设；结果，导向革命问题的讨论，乃至直接参与革命都是势所必至的事。书中介绍的两位女性——卢森堡和阿伦特，都有论革命的专著，卢森堡最后还是以身殉了革命的。她们一致肯定革命对于创造一个政治自由空间的积极作用，这种态度，与我国当代俊杰之士反对革命的论调完全相反。

文化问题过于广大，简直无所不包，像革命，就是一种政治文化。书中虽然多有涉及，不过泛泛之辞，只有关于国民性批判

问题的一篇札记，思路稍为集中，但也并不深入，只是从相关的材料中拈出可供追索的若干线头罢了。讨论最多的还是文学。中国文学的问题，我以为，精神的衰微和语言的贫乏是主要的。这里有一个语境问题。其他精神文化领域，似乎也都大抵如此。

不是知识分子而谈知识分子，正如不是文化学者而谈文化，不是文学家而谈文学一样，于我确乎是不相宜的。然而没有办法，世事总有不能已于言者，何况像我这样褊狭不平的人。从前自以为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其实由来便非专一迷恋旧日的梦境，也不时环顾左右，有所憎恶，有所抗拒，于是又觉得是一个反乌托邦主义者了。

其实，世上的许多问题是无须讨论的，即便有所谓“公共论坛”，看似众声喧哗，到底是自说自话。一个人在纸上跋涉，歌哭，笑骂，全凭内心的指示；这种自我解放的感觉，在实际生活中确是不曾经验到的。虽然，声音听起来不免显得空洞、含糊、乏力，且往往羁留纸上而于社会无涉，我仍然乐意倾听，——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声音。

2009年1月25日除夕之夜

## 目 录

- 卢森堡：“嗜血的‘红色罗莎’” / 1
- 阿伦特：沉思与反抗 / 14
- 自由、祖国、十字架 / 28
- 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 / 39
- 写在《希特勒万岁，猪死了！》的前面 / 51
- 奥威尔：从政治中来，到政治中去 / 57
- 《1984》的一个新译本 / 62
- 法国知识社会中的一场战争 / 67
- 索尔仁尼琴和他的阴影 / 82
- 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 / 95
- 夜读抄：《论小丑》 / 101
- 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札记 / 116

- 《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导言 / 151
- 鲁迅：四城记 / 181
- 鲁迅：“带着枷锁的跳舞” / 198
- 《鲁迅语录新编》前言 / 203
- 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 / 206
- 怀念耿庸先生 / 224
- 诗人的工作 / 233
- 重印《中国文字狱》序 / 239
- 黄河遗文编后记 / 243
- 从低泣到号叫 / 249
- 《我是农民的儿子》序 / 253
- 《我是农民的儿子》再序 / 256
- 《满天星文丛》序 / 260
- 《人文中国》前言 / 263
- 《烙印》序 / 268
- 知识分子与自由 / 272
- 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人生 / 277
- 经典的言说 / 282
- 关于“思想者文学” / 286
- 关于“底层文学” / 294
- 关于“介入文学” / 297



## 卢森堡：“嗜血的‘红色罗莎’”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革命渐次随着岁月的尘烟远去。

有各种革命，也有各种不同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委身于他理想中的事业，这事业，是同千百万无权者的福祉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中，他们往往为自己选择最暴露、最危险、最容易被命中的位置，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黎明还没有到来，他们已经在黑暗中仆倒。

在这个倒下的队列里，我们记住了一个人：罗莎·卢森堡。

## “红色罗莎”

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1871—1919), 国际  
共运史上著名女革命  
家和理论家。波兰  
人, 后流亡瑞士, 迁  
居柏林并取得德国国  
籍, 参加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工作。多次被  
捕。一战爆发后, 先  
后组建斯巴达克同盟  
和德国共产党, 在斗  
争中被捕牺牲。著有  
《资本积累论》《社  
会民主党的危机》  
《论俄国革命》等。



卢森堡自称是犹太裔波兰人, 不只一次地声称波兰是自己的祖国。曾经有人在书中提及, 波兰有史以来, 在对外斗争中从来不曾出现过叛徒, 足见波兰人的忠诚、英勇和傲岸。她的独特的犹太家庭背景, 使她从小培养出一种人性的、平等的观念; 民族的浪游性质, 又使她恪守“犹太同龄群体”的伦理

规则, 而不与任何“祖国”相一致。正如政治学者阿伦特指出的, 犹太知识分子的祖国事实上是欧洲; 用尼采的话说, 他们会因自身的位置和作用而注定成为最卓越的“好欧洲人”。

1871年3月5日, 卢森堡出生于波兰扎莫什奇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 两岁时, 全家迁居华沙。在这里, 她完成了中学教育, 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889年底流亡瑞士, 入读苏黎世大学, 先后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及自然科学。在此期间, 结识利奥·约吉希斯, 后来他成为她事实上的丈夫和情侣。1894年, 他们共同组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 卢森堡取得德国国籍, 迁居柏林, 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在党内, 她积极从事组织活动, 为报刊撰文, 发表演讲, 先后批判党内元老伯恩斯坦和考茨基, 也曾同列宁展开过论战。1914年7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团一致支持帝国主义战争, 背叛革命,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组织斯巴达克同盟, 后成立德国共产党, 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卢森堡自称是一个永远的理想主义者。读书时, 她在题赠女同学的照片背后写道: “能够以纯洁的良心, 去爱所有的人那样

一种社会制度，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追求它并为之奋斗时，我才有可能产生憎恨。”像这样一个怀抱着宏大社会理想的人，在当时，命运注定要和革命扭结到一起。为此，她多次被捕，在监狱里度过相当长的岁月。1917年春夏之交，斯巴达克同盟鉴于她在狱中健康恶化，曾酝酿过一个营救计划，考虑到她拥有俄属波兰地区的出生证，试图向官方提出要求，放她出狱到俄国去。然而，她拒绝了这个计划，因为她根本不愿意与官方当局发生任何联系。在革命队伍中，她以思想激进和意志坚强著称，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右翼分子称她为“嗜血的‘红色罗莎’”。

1919年1月，德国共产党与其他革命组织共同行动，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接着，斗争遭到政府军队的血腥镇压，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同时被捕，当日惨遭杀害，她的尸体被扔进运河。当此危急时刻，约吉希斯倾全力搜集卢森堡遗文，调查事件真相，一个多月后随之遇害。

卢森堡逝世后，列宁下令出版她的传记以及她的著作的完整汇编，同时，还斥责了德国党对于承担这一义务的冷漠态度。斯大林不同，于1931年著文强调卢森堡犯过许多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理论错误，这等于给卢森堡盖棺论定，以致后来发展到谁引用卢森堡的话便是反革命的地步。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在苏联和东德等国家，开始寻找卢森堡与列宁的思想的一致性，涉及两人的分歧，当然仍将错误归于卢森堡。所以，阿伦特在一篇论述她的文章中把她描写成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位“边缘性人物”，“德国左派运动中最有争议的、最少被人理解的人物”。直至上世纪60年代以后，“红色罗莎”才获得应有的崇高的评价，她的著作在国际上兴起出版和研究的热潮。

“重新发现”卢森堡，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堪称奇特的现象。

## “永远是一只鹰”

卢森堡的政治思想，在论战中显得特别活跃和鲜明。其中，关于革命与暴力问题、政党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带有很大的原创性。在苏联、东欧剧变十多年以后，回头再看卢森堡的相关论述，其判断的深入和准确是惊人的。

在卢森堡看来，革命，不是任何组织或个人“制造”出来的，不是根据哪一个政党的决议产生的，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动地”爆发的。不是组织先于行动，而是行动先于组织，而这“行动的迫切压力”总是来自社会下层。她指出：首先应当具备“革命形势”这一必要的条件，必须认真考虑大众的情绪。在组织问题上，她从不信任有一种绝大多数人在其中都没有位置、也没有声音的所谓的革命的“胜利”，不信任那种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夺取权力的行为，以致她“担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于担心革命的失败”。

正由于当时德国的客观形势与俄国不同，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都没有作过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

但是，卢森堡并没有因此否定暴力，相反对于那些把暴力等同于革命，从而加以反对的“机会主义的学理主义者”予以严厉的批判。暴力是有阶级性的，她特别指出，必须警惕来自反动政府的合法性暴力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她认为，无条件地否定革命暴力，把议会政治、宪政政治看作被压迫阶级得救的唯一出路，是空想的、反动的，这也正如把总罢工或街垒看作唯一的出路一样。在她看来，并不存在一种预设的绝对合理的方式，任何方式的采用都是随机变化的、可选择的。人民群众唯有拥有潜在的暴力，并足以作为自卫的武器或攻击武器，来发挥它的作用，才能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中，最大程度上改变政治斗争的条件，其中包括议会条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卢森堡指出，改良是革命的产

物；而革命，并非出于革命者对暴力行动或革命浪漫主义的偏爱，而是出于严酷的历史必然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告别革命”之声不绝于耳。颇有一批学者极力夸大革命的破坏性，俨然历史真理的代言人。事实上，阶级社会发展的诸种因素，是互相补充、互相完善又互相排斥的。

革命暴力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正在于被压迫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在所处的阶级对抗的有限的阶段中，他们自身的损失可以因此被减少到最小。所以，卢森堡才会一再指出，暴力是革命的最后手段。她承认，“在今天的条件下，暴力革命是一件非常难以使用的双刃武器”。

1904年春，列宁发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论述关乎无产阶级的政党学说。7月，卢森堡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评论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引起论争。在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政党这一问题上，两人之间没有分歧；争论的中心，是卢森堡说的“集中程度的大小和集中化更准确的性质”问题。

卢森堡批评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观点”，是“无情的集中主义”，认为这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她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文章尖锐地提出：究竟是谁执行谁的意志？她认为列宁设想的中央拥有“无限的干涉和监督权力”，



高中时代的罗莎·卢森堡

强调的是党中央机关对党员群众的监督，而不是确保自下而上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有效的监督。她确信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产生思想僵化、压制民主和轻视群众，形成并助长专横独断的危险，窒息积极的创造精神，唯余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

在这里，卢森堡表现出了重视人民群众的非凡的热情，以至后来有人称她为“一个纯粹群众民主的理论家，一个出色的非定型的革命的预言家。”1918年，她在狱中写下著名的《论俄国革命》，直接地把社会主义民主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批评尤其激烈，其中除了土地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批评布尔什维克党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强化专政而取消民主。她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进行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她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

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主宰着这全部的生活。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卢森堡总是把它同自由联系在一起，并且以自由进行阐释。在《论俄国革命》中，她指出，“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



大嘴乌鸦伴着罗莎雪中漫步（电影剧照）。

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又说：“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瘫痪。……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她提出，要警惕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一种小集团统治”，“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同时警告说，如果听任这种情形的发展，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引起强制、恐怖和腐败，引起“道德崩溃”。她进而指出：“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阿伦特认为，她对政治的批判“惊人地准确”，“她的异端性是坦率的、毋庸争辩的”。

关于自由，在《论俄国革命》稿的边页上，卢森堡加注道：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

其中，“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句话，作为卢森堡的“名言”，代表着她的一个深刻的信念而广为流传。

《论俄国革命》出版后，列宁于1922年2月写了《政治家的短评》一文，称它是一部“犯了错误的著作”。他在文中列举了卢森堡一生所犯的“错误”，但是，对卢森堡仍然给予高度的评价，说：“无论她犯过什么错误”，“她都是而且永远是一只鹰”。

阿伦特有一段比较卢森堡和列宁的话说，当革命对她像对列宁那样迫近和真实时，她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信仰条款了。“列宁首先是一个行动者，他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都参与政治；而罗莎，用她半开玩笑的自我评语来说，天生就是个‘书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的话，她完全可以埋头于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其实，即使对马克思，她也并非一味盲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的样板。所以说，她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阿伦特说她如此异端，甚至可以怀疑她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譬如，对于马克思的受到太多赞美的《资本论》第一卷，她便认为充斥着黑格尔式的华丽的修饰；正因为她不满于《资本论》的解决图式，才写了《国民经济入门》和《资本积累论》。她所以阅读、称引、推荐马克思，未必出于赞同马克思的结论，而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非常大胆，拒绝把每一件事情视为当然”，而贯穿着一种批判精神。

卢森堡个人确实有过不少试图远离政治和革命的表达，比如致信约基希斯说：“俄国革命对于我，就像第五条腿对于狗一样，没有多大的意义。”可是，对于俄国革命，她不但关注到了，而且介入太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诸如《论俄国革命》等许多相关的论著那样。正义和自由感对于她是支配性的，致命的。在信中，她说：“我得不断地关

We Want Peace On Earth



Peace Day - September 21

www.internationaldayofpeace.org  
Rosa Luxemburg - Peace-Heroes.com  
May Peace Prevail On Earth  
© The People For Peace Project

世界和平日的罗

莎·卢森堡漫画。



心全人类的大事，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既关心人类，便无法摆脱政治的诱惑和制约，以致她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政治事务的关心，在卢森堡的著作中，可以说随处可见。她的私人通信，也记录了不少关于工人罢工、失业、冬小麦歉收、革命、党的会议、党纲的制订及人事变动等内容。但是，书信毕竟不同于政论，除了表现对应于公共性的立场、思想、观点之外，更多地体现了她个人的人格、品质、情感、趣味，精神世界中最基本、最深隐、最柔弱的部分，更人性化的部分。或者说，政治原则在书简中转换为一种道德原则，一种特有的气质。

卢森堡的内在气质，在《狱中书简》中展示得最为充分。她敬畏生命，从一只粪甲虫到一只蝴蝶，从一只土蜂到一只知更鸟，她都会留心地观察它们，倾听它们，像亲人和朋友一样亲近它们，为它们经受的惨剧而悲愤，而痛苦，一旦离去以致于黯然神伤。她那般感动于青山雀的问候般的啼声，每次听到那“戚戚勃”的活像孩子嬉笑的声音，就忍不住发笑，并且模仿它的叫声来回答它。她写道：

昨天我忽然从墙那边听见了这熟悉的问候声，可是声音全变了，只是很短促的接连三声“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以后就寂然无声了。我的心不觉紧缩在一起。在这远远传来的一声短促的啼声中包含着多少东西呵。它包含着一只鸟儿的全部简短的历史。这就是青山雀对于初春求偶的黄金时代的一个回忆，那时候它成天歌唱，追求别的鸟儿的爱情；可是现在它必须成天飞翔，为自己为家庭寻觅蚊虫，仅仅是一瞬间的回忆：“现在我没有时间——呵，的确，从前真美——春天快完了——戚戚勃——戚戚勃——戚戚